

特殊的“乘客”

湖南·刘希

那天外出,我匆匆叫了一辆出租车。车子来后,打开副驾驶的门,发现有一个老人已经坐上了,司机是个50多岁出头的男人,笑呵呵的,他示意我坐在后面,我心里突然就有些不快,心想,一趟拉两人,这司机真会赚钱,本来想和司机理论,但因为赶时间,只好坐了进去。

上了车后,我看着前面坐在副驾驶上的老妇人,头枕在头枕上,腰上靠了好几个腰靠,她看着窗外的景色,时不时露出微笑。等红灯的时候,师傅总是用温柔的眼神看着她,还问她渴不渴,有没有那里不舒服。关怀这么备至,一定是情人吧?我心里这样想,一种厌恶的情绪便油然而生。

我掏出手机,准备刷刷微信打发时间,这才看见一条未读短信,打开一看,是这样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乘坐我驾驶的车,但有个情况要跟您说明一下,我爱人患了老年痴呆症,她坐在我的副驾上,您只能坐在后排,我保证她不会影响到您,但您如果介意,可以取消订单,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读了短信,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是误会司机师傅了,他们是老俩口呢。我抬头望着他,他突然,老妇人把

视线从窗户转了回来,问师傅:“今天我们去哪里呀?”师傅清了清嗓子,像对待小女孩一样温柔:“今天我们去公司交费呀,再不交费的话,公司会不让我们开车的。”老妇人听到这话,会意地点了点头,又继续去看窗外的景色了。

“师傅,您开车都是这样带着她呀。”我好奇地问。

“是啊,这样开车五年了,她一个人在家,怪不放心的。”师傅告诉我,她爱人得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孩子们都说要给她请保姆,可是他还是觉得,自己带在身边好些,别人照顾他不放心,她坐在车上,他开车才会安心些。师傅还说,有些乘客很介意,便取消订单,但大多数乘客都表示支持他,他很欣慰,虽然挣得不多,但足够两人生活了。

老师傅还幽幽地说,他和夫人共生三个孩子,吃尽了苦头,现在生活条件好点了,本可以享享清福,但没想到她却生病了。说这话的时候,老师傅的眼眶有些红了。

我有些感动了。这是一对平凡的夫妻,可他们,却让我看见爱情的美好,看见什么是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定是这样的吧。再打量这位特殊的“乘客”,我突然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天高林立

江苏·张成林 摄

西湖(外一首)

安徽·袁牧

西湖 一盞水做的爱情
被雷峰塔镇压了千年
平湖秋月 一滴缘分的眼泪
流淌着千古绝恋
跨过白堤
荷花依旧娉婷
谁还记得柳丝下嘤嘤细语

那只小船沉在湖心
谁还记得那一低头的邂逅
不知淋湿了多少首优雅老歌

断桥不断 肝肠寸断
那把油纸伞还撑在断桥的栏杆上
残雪未残 青丝已残

那片旧时光可曾漂白了彼此眷恋
千年等一回
能不悔吗
风华绝代的美人
沦陷于这片桨声灯影的情湖

天涯海角

在人海中寻你
在蓦然回首的刹那寻你
在灵魂所能抵达的地方寻你
为了一个海誓山盟的约定
整整寻你一生一世

我遥望的天涯海角
挑破南海万顷波涛
亿万斯年就站在那里
站成一堆瘦骨嶙峋的石头

站成海枯石烂的模样
站成誓言中的那句地老天荒

天涯近了
听到海角的心跳
穿越亘古的海风
把天涯一次次望断
一成不变的海水
把海角磨成千古绝唱
一遍一遍

复活出两块坚贞的巨石
石刻上标注着海水的温度
烙印着骨头的硬度

走遍天涯海角
我终于寻到你的背影
你是冲不垮的擎天石
分不开的爱情石
带不走的平安石
静静地讲述着有关海的故事

绣时光

安徽·陆翠

木地板上捡起一根白发
幽暗的角落里丝丝发光
琴弦落满灰尘
用一缕青丝轻拨
声响卷起层层巨浪

在飘雪的夜色里,丈量春天
是那个春天。石头崖上开了花
和青草一样鲜嫩
琴音在你的心跳里重谱节奏

夜阑,心儿打开
在上面绣时光
收藏银发做线
你不来,我怎敢老去

白鹭念

河北·陈赫

平湖影稳,晃动的亲人都像是
无法更肥的鳊鱼
无愁而垂丝,箬笠的轻盈
套在他们生硬的项上

夏木多阴,我怜芳草繁茂
却不知忽然飞来的啾蝉
也有白猿的哀鸣之吟
夜夜三声惊动着月光

在月台上,不可高声语
一念的白鹭便会由此而飞
好可怜的白鹭,便会由此而飞

一溪影的亲人啊,你们还记得
回家的路吗?
我曾身披蓑衣深知你们
坚霜的姿势,已不熟练
久矣

冬天来了

安徽·陈永华

风,祭出刀的锋芒
立冬过后我猜不出那一棵棵
赤裸裸的树会不会羡慕旁边
依旧身着盛装的同类

但我隐约能猜得到的是
面对越来越强的寒
为富者喜欢雪舞乾坤满眸白
为贫者担忧屋漏偏逢连夜雨

芦花飘飘

江苏·梁志刚

大片大片的芦苇群
在北风里执着地摇曳
那些芦花在飘
一大片的灰白
飞进诗经的深处

蒹葭苍苍

在水一方的我
没有邂逅伊人
都是父亲和庄邻们
我也看不清他们的面容
眼前是满世界的白
大地聆听河水的心跳

悟

辽宁·赵强

空杯,不由自主被浅黄液体沾满
一团团白色气泡腾升
又在干裂唇角触摸中不断幻灭
管它苦涩还是甘甜,不经思索
端起杯来一干而净,灌进口腔,肠胃
生活就是这番模样:

每个人无奈、痛楚之时十之八九
为此而抑郁? 消极? 怅惘? 神伤魂断?
心存一束阳光,手捧一缕月色
提杯,还有美好未来与一片光明
在不远处等你



风吹故人庄

江苏·杨涵涵

你,穿着朴素的衣裳,大花的上衣,大花的裤子,笑
眯眯地坐在木凳上,笑着看着我。

六月,盛夏,最热的时节。
灿烂星河,只有半边的月亮嵌在夏夜的天幕中。

夏日的小亭子下,只有你和我,躺在凉席上。我躺
在最中间,而你轻轻躺在我的左侧。夜晚很凉爽,而你
却一直在我旁边给我摇蒲扇,风小小的,还有一点木头的
气味。

当第一缕阳光冲破云层,正是花开时节。
我生病了,体温很高。

那一天正是雨天,你冒着大雨去找村医。大雨滂
沱,雨水像一头疯狂的野兽,打乱了你的头发,撕破了
你的衣服,吃掉了你的一只鞋,淋湿了你的全身,也淋

湿了我的心。

我把脸转向另一边,两行泪水从脸庞流下,打湿了
床单。“你怎么哭啦?”你有一些担心,“我,我眼睛疼
……”我赶快找了一个借口。

我要进城了,匆匆相拥,我就上了车。我望向窗
外,因为窗外有你。车开了,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双
眼,直到我再也不见你……

五年后,我回来了,回到了故乡。你比五
年前苍老了很多,我也和你一样高了,我轻轻
拂着你的双手,回荡在这故人庄。若把夏日看
成春风,吹过故人庄,我与你的山河仍在。我
轻轻的垂下眼睛,轻轻地说了一声:“奶奶,有
你,真好!”